

長洲汪氏重刊宗本劉氏詩說四冊

□ 12
873
4



門 口 12
373
4

所讀文
有海環

詩說卷第十一

信安劉克學

蕩

大雅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丞民其命
匪謀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疆禦
曾是掎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文王
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疆禦多對流言以對寇攘式內
侯作侯祝靡屆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包休于中國
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

東京書局
學校圖書

利
425
4

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從式旣愆爾
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
蝸如蟾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壘于中國覃
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
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
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
在夏后之世

是詩之忠愛惻惻可謂切至特當熟玩而詳味之耳首
章言上帝却與板詩不同板言上帝板板正如此詩毛
氏所謂上帝以託君王也此詩之言上帝似是指天而
言何以明之下言疾威上帝非謂君也二辟字皆謂君
天道至大與蕩蕩民無能名同天無容心非私於商周
也惟爲下民作之君爾今天之降威甚疾者以求之於
多方爾正與殷武天命多辟同故繼之曰其命匪諶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繼以文王咨商之辭終之以商人鑒
夏之戒也文王大聖周家受命之祖託之致辭咨商紂
而告之吟哦此語感動極深此詩人立言之切至者也
聖人進亡國之君而語之當文王與紂之事不但如繫

易之言也自此每章指厲王任用非人最其大者也故首章二章皆極言之強禦健者也培克貪者也二者合而肆焉可乎在位則居朝在服則侯國天降此滔德興而用之不可也况盡其力以助之乎而秉義類發語不應有而字竊詳而如也若星隕而雨之而類善也如執善與義之人乃健而多怨對者應對如流在內爲寇攘之事力所不售而用詛祝焉則亦何所紀極此二章言用姦慝之極患也四章指厲王之恣肆矣以忽休斂怨之言推之則監謗專利之風著矣背側王自無助也陪

卿臣亦無可助之者也五章專言沉湎其行不義也如從法式愆酒過也止止酒也明晦其晝夜之漸乎六章蜩蟴猥瑣也沸羹煎熬也小大者事無細大皆近於喪亡也人人皆尊尚其君所行曷不詳何義姑從毛說覃及者貫乎夷貊也鬼方高宗所伐之夷去紂時不遠殷商所服而亦惡之也七章以正義裁之者詩人常法也不時謂若不常也昔之爲夏者未幾而商是謂不時此上帝與蕩蕩上帝同皆言天帝有老成則文獻足以徵也無老成而有典刑不足徵詩人已不滿矣莫聽則典

刑亦弃委不以法度守也由此言之人固重於法人能
守道故也八章揭猶拔也猶金滕大木斯拔故有本實
先撥之辭是詩用意精微陳義宏大雖召康公之言不
過如此

抑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
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
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其
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

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
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
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
之玷不可爲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
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
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
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劓黜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

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荏
染柔木言縉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
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
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日未
知亦旣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
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
用爲虐借日未知亦聿旣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
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日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
適其德俾民大棘

武公以宣王之三十六年襲位歷幽王之失國爲平王
三公宜不應追刺厲王詩若自警其身衛人所謂處聖
武公者也公時九十餘矣吾夫子以其詩列之大雅幾
於聖人之言武公生平自納於軌度之中至老而益嚴
李迂仲謂其刺幽王亦追刺也詩之首句曰抑抑威儀
維德之隅謂德者虛位也孰可執取哉武公以威儀自
持以爲立德之方必有廉隅之度古未有此論也武公
發之爾靡哲不愚似不與後世之說者相似猶退之所
謂小黠大癡楊子雲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之類也人

不能無所蔽雖賢智之人其所蔽殆不可醫庶人之蔽
不過爲其身之病耳賢智之有所蔽也鮮不禍天下桀
紂本以聰明爲恃陷於大惡後世如秦皇漢武之求僊
非蔽而何隋煬帝唐明皇皆以英明致亂此最人主之
通患故曰靡哲不愚武公所謂哲人之愚亦維斯戾是
也哲人之所以不愚者爲其持守之嚴所以爲聖也次
章有覺德行豈伊尹以道覺民者乎訂謨者先定其慮
也然後以時布告又以其身爲天下則不以虛言可以
化人也此兩章首末以威儀言之其武公所謂德之隅

乎三章其在于今指今王也迷亂于政方興起而未已
惟顛覆荒沈而不念其後將安歸耶不復數求于先王
以克恭其明刑之道刑似非刑法之刑上下文無此意
也刑者儀刑文王之刑也四章肆皇天弗尚謂人旣自
棄天亦棄之天之生物因材而篤傾者覆之故其始如
泉之始達其爲惡亦然終則淪溺相與俱亡矣洒掃廷
內以此爲喻也似若治其境土如雞鳴而起先條念慮
則終日所行皆自此而起也若湛樂荒迷則棄其時日
矣此章之末似若當時已有戎狄之禍民勞亦曰戎雖

小子而式引大故於此憂之焉五章質爾人民之義若質諸鬼神之質質於人民其治否何如以觀其德以侯度爲不虞之備若指幽王失諸侯而召戎禍者也以易言爲戒豈特千里之外有從違焉不可爲也爲猶醫也左氏曰疾不可爲也之爲此章與六章專以言

其朋友

及庶民之小子與己之子孫世世繼承猶繩其祖武之繩也七章謂與君子相友善自其顏色之和柔若無過者也要其隱微之中自謂人莫見矣此專言隱隱之得

罪於神明也凡世之有隱隱者未嘗不被奇禍乃知武公不愧屋漏之戒中庸亦引此言而申之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吾夫子嘉歎不容已也則知武公之旨深矣八章首以君道重致其意若曰君矣當如何爲德不可不臧不可不嘉敬爾之儀可也僅能不僭差禍賊亦足爲民之則爾苟僭賊則民倣之愈甚如投桃之報李也桃李同類者也彼之以童童爲用者如俾出童童殺者不以其類也實惑爾耳指鹿之姦也九章橫渠之說得之此復以哲愚異言之者不移之性也後三章皆爲

其君發非追刺甚明呂成公既辯之矣以武公九十有五而作此詩則已爲平王三公爲國元老且爲平王攘却大戎以定天位伯父之老也故其辭峻厲詳此三章武公之不滿於平王多矣以平王之悖武公之聖固宜爲此言也是平王之不可告語武公之有激於中甚矣借曰未知者再十章凡三言知十一章曰視爾夢夢曰聽我藐藐辭不少恕者平王之悖無人道也民之靡盈似若如易之謙所謂盈也人之不可盈必遜志以受言可也一人必資教誨而後成誰有夙知者哉誰有早知

之而莫已有成者哉以上聖之資於老年而持守愈嚴者人無退惰之理故也退惰則喪德此武公身履之者也是亦指王之不受教也卒章告爾舊止則武公之苦口久矣曰喪厥國指大戎之禍也庶無大悔又將有甚焉矣前九章尚可謂爲幽厲此三章平王之實事也說者以追刺爲訓直以詩之次在宣王大雅之前耳然厲王之出奔亦可以爲喪國但武公嗣位於宣王時非可以爲厲王卿士耳詩辭攻王之惡如此若厲王之殺謗監謗榮夷公之專利曾不及焉非厲王明甚亦婉而切矣

桑柔

苑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
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
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國步
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
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憂心殷殷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
憚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勦瘠孔棘我圉爲謀爲毖
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執逝不以濯其何
能淑載膏及溺如彼逝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莽云不逮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天降喪亂滅我
立王降此蠢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
以念穹蒼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
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牲牲其鹿
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維此聖人瞻言
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維此良人
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大風
有隧有空天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

我悖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
陰女反予來赫民之罔極職涼善皆爲民不利如去不克
民之回適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
善言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是詩之詳博且多奇辭奧旨三百篇莫有同焉者其義
繁多又列之大雅雅宜未易言詁訓不詳作詩之故臆
爲之說義皆不貫其失遠矣反覆玩味殆是幽王以後
携王在位或平王初嗣位之時大抵與正月相似正月
謂褒姒戚之不得爲幽王在位審矣是詩曰至今爲梗

曰滅我立王則爲携王之世其爲喪亂也去幽王已久
序者謂刺厲王何不相侔如此察其時以明其事而後
辭旨可得而知也詩名桑柔何也首章其旨固未及也
遽云瘼此下民天不我矜是其間必言致禍變之故矣
以爰求柔桑言之則桑之茂盛又曰苑者深言其盛也
其下猶下武之下其後止旬月爾乃有繁霜肅殺至於
將采其劉劉殺也凡言劉皆謂殺也隕霜之殺也興文
武成康之盛纒踰二百七十年而大戎之禍已如此携
王之立平王又從而慕之宗周之強至於無所底止此

詩之所以作也以此求之則詩之辭可得而通矣不殄
心憂者憂心之不歇也倉兄猶愴怳也填父也吁今父
矣呼天而籲之曰寧不我哀乎言喪亂之極也二章四
牡旌旄朝覲之盛如此猶桑柔之時喪亂之生不少平
夷無國不泯絕矣當此之時民已不衆黎庶者言其衆
也具備也備受禍亂至於滅亡僅有餘燼詩人歎之曰
國步此時已頻促矣三章言國勢無所依倚也侯國泯
絕宗周無所依天不我與至於無所定止欲何往而可
合詩辭求之當是侯國不支無能匡救王室宗廟宮室

盡爲禾黍戎狄日強中國日衰矣君子實維秉心無競
者周自太王以來所以立國者何嘗與夷狄較強弱勝
負哉君子之道自如此其道本不可干也文武以是立
國其強莫加焉一失其道夷狄乘之遂爲大亂極禍如
此之甚誰生厲階指褒姒也至今爲梗褒姒已殺禍猶
未息也犬戎滅周之後日以彊盛爲中國患雖申侯召
大戎而申甫皆不能保周之天子調民戍申戍甫固可
見也四章以土宇日蹙宗周殘破將遷洛邑又未能安
故曰自西徂東靡所定處也鎬京在西洛邑在東故也

詩言卷第十一
所觀者皆爲深憂如戊申甫之類而疆圉又甚急也五
章謀筮之辭周家之言處禍亂皆以筮言書之大誥可
證于時禍亂之後土宇日削矣憂恤指大戎之禍也序
爵之言誨者救禍亂之方也救亂之方當自序爵始朝
廷自不治而後外患乘之矣如豔妻煽方處之爲禍原
是也使朝廷既治夷狄自不可乘夷狄既乘之矣則當
反之如執熱之濯可也以序爵之何能解禍乃相與及
於墊溺焉六章之旨爲難知其大槩在民爾故再以民
爲辭託風以爲喻八卦之義巽爲風而巽五實居於庚

庚猶更也變天地之氣者風而已爾故曰撓萬物者莫
疾乎風拔木發屋修寒條雨觀之彖所謂天之神道者
也朔風則氣塞矣孔子爲之變帝舜以弗迷爲盛民之
肅心宜乎其不逮也莽與小比莫予莽蜂同義此詩毛
氏以使爲義周頌以掣曳爲義孔氏援孫炎同之以此
詩求之有若掣曳之意稼穡以民言代食若以在位言
猶代耕也七章乃申言稼穡之旨周以務農立國稼穡
之病則民與國皆受其病滅我立王指平王之篡携王
也蠹賊之害稼與大戎也何以證之繼之曰哀恫中國

則曉然矣具如大夫具官之具贅如贅旒之贅內外諸
侯皆廢厥職安有衆力能勤王乎宮蒼指王室也八章
乃別言携王以正平王之罪惠君携王也言民所歸心
也秉心宣猶考慎其相携王之善未必及是周人愛君
之辭也維彼不順指平王之逆也所以再言之自謂可
以獨立而能善後也蓋其心腹非有人性天下之人無
所歸戴莊周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者也九章取喻於
鹿何哉鹿以奔爲義所謂鹿斯之奔者也牲牲猶朋友
也鹿聚於中林一有所警四狂奔突不可禁止喻民之

遭亂者也人之取友以其患難相死今乃若有譖之者
不以善道相與矣所以進退陷溺者也十章以聖愚相
比爲言里之訓憂似若無謂雲漢詩曰云如何里則里
宜以憂爲義百里謂百憂也宜不勝其憂而乃過於喜
焉是所憂不可言矣狂與前卒狂相應喜若狂也不言
者非不能也有所畏而不敢也雲漢詩之七章云如何
里蘇氏曰里居也義甚優毛氏以爲遠慮其搏扶搖而
上者九萬里之意十一章毛氏以迪爲進亦有進義猶
達也良善之心正與忍心相反而好惡易位如此宜民

言言卷第十一
之好亂者安於荼毒以逞其忍矣十二章復以風爲言
又非如六章之旨謂風之異於常者當有隧道其力足
以空其山谷孔子必變之時凡所作爲不敢不善若彼
不順於理者如八章所指曾不以天變少沮焉征進也
反以中心之垢惡進進而不已十三章中言大風有隧
謂自絕于天非天變所可回也惟其所敗而已敗於物
猶可諉併與其類而敗之焉聽言則對言其讐也誦其
所自言者以詰之則不能對但如醉耳善良之當用者
既弃之矣反使我悖其善良而行戕賊焉其敗類乃如

此是豈可與爲善哉十四章終次九章朋友之說以明
善惡相反之情謂彼之與我相反者我之言亦有時而
中如弋飛虫者也既足以莠陰矣又飾其事以欺我
赫如蒙莊所謂嚇也十五章言其情之無極矣其所主
者以善於相背自以爲能者也凡不利於民者悉力以
逞如有所不能武王謂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孟子
所謂穿窬之類也其於邪僻之行專以用力爲競矣卒
章始信其禍亂之無已時故曰民之未戾戾定也在於
爲盜爾盜與寇等爾而參言者猶公於爲惡也寇則攘

詩言卷第十一
劫矣覆背善譽政如盜跖荅孔子之言所謂盜丘者耶
既作爾歌自十三章已言予豈不知而作字固相應匪
予亦若予豈不知而作之意皆爲朋友作此言也自有
肺腸又再斥之曰維彼不順征以中垢一時情狀曉然
可謂微而顯矣幽王廢立非可以不順斥之審也言不
順者逆也幽王大戎之變振古所無幽王在位纔十年
而變雅四十有二合文武成康七十餘年文武周公父
子而處太平之極功見於歌詠之雅七八十年間在二
雅纔四十一篇何幽王時詩雅若是其多哉詩之先後

次序似亦難準詩辭與時事皆不合幽王之詩未必盡
出於十年之間凡幽王以後皆在焉序詩以黍離降國
風遂悉以爲幽王之詩爾其詩雖多其言大戎之變不
止於過半序詩者不能知也且申侯忿幽王之廢立召
大戎以亡周殺幽王虜褒姒平王在申預聞其故美篡
携王而自立驅國人而戍申無復有人道吾夫子爲君
隱美惟此詩微及之爾斥平王曰維彼不順自獨彼臧
之意皆爲朋友作此言也前言時亦弋獲謂我言有時
而中也我今作爲歌詩者言將驗其言於他日也

雲漢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
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大
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
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旱既大甚則不可
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昊天上帝則
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
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群公先正則不我助父
母先祖胡寧忍予旱既大甚條條山川旱魃爲虐如惓如

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群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
俾我遯旱既大甚龜勉畏去胡寧殄我以旱愔不知其故祈年孔夙
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旱既
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印昊天云如何里瞻印昊天有嘽
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
以戾庶正瞻印昊天曷惠其寧

是詩之繫於大雅殆不可識豈以其憂懼之甚有志於
民歟有志於民非大無道之世未有愬然者也觀其詩

辭憂念雖若皆罪已之實意也弭天變而以罪已為主
應天之道也若果爲仍叔之辭臣子不得以自罪之意
加於君上而辭旨所寓自罪多矣觀王曰於乎之辭豈
一詩皆宣王之辭乎其間如寧丁我躬尚可謂古人與
君一體如寧俾我遯之語決非臣下敢以是加其君其
宣王口語必矣觀詩之憂民不自愛其身況敢以位爲
安豈召公嘗以其子免王於死同其憂危見天文之美
而愈憂焉雲漢之章天文之美也以災變之荐臻乃以
天文之美者名詩謂天道本如此所以致災者我實爲

之也見天文之美而愈憂焉以靡神不舉之心而莫我
聽自反之機固存矣二章后稷之不能上帝之不臨寧
使我當其咎也觀三章之旨則旱亦極矣將使我周無
遺民也天當罪我而不遺使廷臣之共畏憂若祖業於此
而摧壞也四章云我無所若無地措身矣大命謂國命
之將促也不暇他顧矣五章謂禱而不應將以身去之
也是以曰遯六章則不敢委而去欲以身當之寧以旱
而瘠我不止謂病我也敬恭以聽於神無所悔怒也七
章謂災變若此爲臣爲友豈肯渙散而不經紀其國乎

序群臣之職而嘉其體國之心雖小夫賤吏亦同其憂
人心所同天心自格籲天而告之有不能言其憂者也
詩記備諸訓里爲憂之義其詳可以據矣且如十月之
交悠悠我里訓詁以爲憂爲病矣桑柔瞻言百里似亦
爲百憂也桑柔以里與喜協音喜與憂反其類也則里
可以爲憂又若謂旱天高高在上有九萬里之遠如以
字言亦焉可盡非也蘇氏之說爲優八章歸昭假之功
於臣下至是不復以旱旣太甚爲辭矣且瞻仰昊天有
嘒其星照臨甚明所以昭假者大夫君子無餘力矣此
章無憂危之辭大命近止與四章同之勉其臣之益盡
其誠不必求感格之效爲我之力以違戾群臣之心也
再言瞻仰昊天至是殆與天相感通矣宣王一遇旱災
恐懼憂危如此賈誼謂一雨爾慮若更生是國無三年
之蓄必矣豈共和之後天下已非前日宣王之憂已如
此非但如成湯而已其言皆知道之言也將以天下遯
其公天下之心耶

崧高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

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亶亶申伯王績之事于邑于謝
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
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
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
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躑躑鉤膺濯濯王遣
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餞于郟申伯還南謝于
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糗式邁其行申伯番
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
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
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宣王立於共和之後厲王之末年國人方不順諸侯未
有以蕃王室爲心者閱十有四年雖宣王以嫡長繼世
幾及於難自夷王之後天下諸侯不能尊周厲王之見
逐者國人也雖非諸侯然王之奔彘諸侯罔有聞知今
不識宣王以何功而改封申伯申伯以何功而見美於
詩抑書傳之潰略耶抑非大故而書傳不錄耶謂其以
賢而見親於天子詩無美之之辭也止以元舅而親之

耳豈異姓謂之伯舅不必其果爲母舅也是未可知也
凡功以王功爲大豈有天子蒙塵諸侯曾不奔問官守
待至易世乃以功見錄歟首章兼言甫後黜甫而獨言
申豈二國糾合諸侯尊立宣王而諸侯始知統一故有
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之辭若箋謂甫侯即穆王呂刑之
所訓又未可知也呂即甫也信然則穆王之未至宣王
之初一百二十年其人宜不存也申與甫之蕃宣王室
他日幽王娶于申而廢申后申侯導犬戎滅周同此申
也雖善惡不相掩而此詩未見申甫之賢與功第見其

爲王之恩寵也竊意厲王之奔國人圍太子靜匿召公
之家召公以其子代而太子得免於難周召行政曰共
和二相之立宣王由申伯率諸侯而立之宣爲賢王遂
以中興召公推申伯之功故言申伯之功召伯是營也然
則忠於王家者召公也世之言共和者皆曰周二伯行
政曰共和汲冢書曰共伯和左傳王子朝奔楚告於諸
侯曰厲王流於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首章惟申及甫
維周之翰翰者諸侯之事非大臣之事此作詩之本旨
也故於周之南國使邑于謝而遷之是以建新國以報

功登是男邦世執其功由是推之尊立宣王者申伯也
協心共濟者甫侯也主於內者召公也召公奪父子之
愛以保護宣王非外諸侯之力不足以定其位尹吉甫
尊申伯爲元功於召公之右者重在諸侯也王位既定
於是立國於周南之地建城邑遷私人非前日之舊乃
新國之制也若是則四章所謂徃近王舅謂自茲以徃
可以近王之舅以爲蕃宣近蓋實辭也申之有功於王
室如此是以幽王娶之申恃其功幽王黜申后而申怒
乃召犬戎乎七章所謂周邦咸喜王室藉申伯以安宜

人情之喜也卒章言申伯之德所謂揉此萬邦聞于四
國謂其能以尊王室而倡諸侯也非以是詩爲斷當時
之事蓋昧昧焉而宣王若嗣立於平世矣蓋周之王天
下本非有求於天下諸侯自歸之虞芮質成而受命不
期而會于孟津者八百國遂以克商故成王大封同姓
五十三國昭王南征不返管仲以爲楚罪穆王立而呂
侯訓刑而曰呂命非出於天子也夷王遂下堂見諸侯
厲王出奔而諸侯間之宣王見射於杜伯幽王見怒於
申侯而有犬戎之禍周遂滅焉平王東遷而依晉鄭居

以諸侯爲重也久矣宣王承厲王之後非申甫不足以自立宣王之小雅十四詩南征北伐豈無係於天下大政者而列之小雅今乃以申伯之功爲宣王之大雅者蓋當諸侯渙散之後申伯首知尊王故乃疇土建邑而遷其國召伯爲之管城吉甫爲之作頌著當時君臣之情也孔子嘉宣王之中興美申伯之翼戴內外同心爲天下得人而王室復振遂有以統一諸侯成中興之盛是以大雅以崧高繼雲漢非但見宣王以危懼濟大業而申伯以知尊王爲群牧倡關於興衰之大體豈征伐

小事所可並申伯有大功於王室一激於幽王之廢申后遂召大戎以亡周雖有彌天之功亦有彌天之罪聖人正平王之罪於黍離存申伯之功於崧高功罪皆著而不相掩豈待春秋之法嚴編詩之法蓋亦不恕

丞民

天生丞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今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續我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

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
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如剛亦
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
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
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
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
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
懷以慰其心

生民推本后稷綿之民之初生推本公劉皆以王業之
興爲言以民名詩宜也以仲山甫之賢而以民名詩何
哉詩人之旨各不同此推本其所性也三代以前言性
者若出於一蓋三代道德明於人心未嘗偏駁故其言
若合符節近世諸老大儒極其精思未有能一之者道
已裂故也且尹吉甫所謂物者何也晦翁謂物事也誠
亦有之古亦有以事言性者也洪範之二五事亦性也
五事性之體也孟子篤於言性其曰故有物必有則本
其固有之物形諸事者也嘗曰萬物皆備於我此其所

謂物也不可更於物之外別立名義也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人亦物耳孩提之童無不愛其親者及其長無不敬其兄也五常五事非物乎詩之有物非可以是言也物之生則爲一物爾人生之異乎物也萬物之善人皆備之矣故曰萬物之靈萬物皆備曰天生丞民所謂天之生此民也物之偏者人皆全之無所不可至也就其五常之性言之亦有則焉愛均也而有親親敬均也而有長長孩提之童不可以無差等也無不皆備非天予之乎人人之所固有也有必易失矣秉而守之爲常

性好而樂之爲懿德孟子性善之說全與此無異聖賢之言性不必相襲而自同者其道未散故也若此詩之美仲山甫又有加於此夫天以有周之昭假爲生賢佐則鍾稟之醇又出乎其類矣天雖爲君而生賢仲山甫則能以人而全其天充其所養之德而全其所有之性幾於盡性者矣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專以法則自持不使絲忽少懈學古敬君以達之天下無一少謙周公僂僂孔子提携文王小心翼翼衛武公以威儀爲德之隅惟此詩言性之德而極於威儀翼翼者其德與性

合而為天下之全德焉惟仲山甫耳其幾於聖者歟三章謂其下為百辟之法上為天子之師外為四方之準四方爰發人皆興起於善此其居輔相之位佐王之功也四章言其自誠而明成已成物之全德也五章言以己之中正制物之偏也六章謂德之精微仲山甫所獨能莫可得而助助猶回也非助我之助輔說者皆以輕為義惟吾夫子以為精微仲山甫精微所獨能足以正君也後二章雖言其寵錫之盛足以稱其德其始賦政以定王國其終遯歸以全名節自其稟賦以極其勳業

無一不備吉甫善於立言真所謂穆如清風乎所謂餞送以詩似若近之曾不思吾夫子列之於大雅誠非淺之為言者也

韓奕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績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第錯衡文衣赤舄鉤膺鏤錫鞞鞞淺幘倕革金危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

百壺其殽維何包鼈鮮魚其藪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
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脊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
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
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蹶父孔武靡國
不到爲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鱖甫
甫鹿鹿嘯嘯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旣令居韓姑燕譽薄
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
其貂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會實籍獻其貂皮
赤豹黃羆

是詩有不可知者韓侯非有大功于時但見其爲錫命
之重賜予之殷餞送之華寵綏之盛無一語言其功繫
於天下國家之大體也仲尼列之大雅加於征淮夷徐
方之上然均爲錫命乃獨厚於汾王之甥乎矧韓侯始
壯有室未足爲四方之所屬心也序雖謂吉甫所作其
然乎况又非理義之精微吾夫子必有旨也凡詩之大
旨多在卒章見於首章者甚寡今首章以梁山爲韓國
之鎮曰有倬其道韓侯受命卒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
完先祖以百蠻受命韓侯以北國爲伯則詩之大旨著

言言卷第十一
三十一
矣三代時夷夏雜處特莫詳以陰山限北夷始於何時
秦之長城非始皇所能遽及也惟此詩見之禹貢導山
治梁及歧既修太原冀州之地六月薄伐獫狁至于太
原則北夷之強素矣似若宣王薄伐之後以韓之先祖
嘗統北國遂嗣封韓侯盡統燕師以限蔽北夷韓侯雖
方壯年亦足以世其業而中國亦賴之以爲捍禦可以
免於侵軼之患當時諸侯不知蕃屏共和以後王政僅
有存者宣王之初天下無從諸侯韓以新纂之緒欲其
爲忠王家以強中國故重其辭曰王親命之重君命也

曰有倬其道韓侯受命如此其不小也朕命不易當作
去聲始復其國固不宜以更易爲訓也蓋言我之纂繼
殆未易也非爾表率糾合不庭之諸侯以佐大君無以
宅此位也二章封國既定則明其入覲之容錫命之盛
始建國而未就國以其介圭爲入覲之禮猶松高錫爾
介圭以作爾寶也其下皆寵錫之物矣三章言履封之
始餞送之儀四章韓侯之始婚也五章爲韓侯之妻言
汾王之甥汾王厲王如鄭氏之說可也卒章其始所謂
盡復其祖之業以統戎狄與厲王之後諸侯背畔宣王

言言卷第十一
三十七
光緒
嗣立申甫糾合諸侯少盡蕃宣之義而北方之國惟韓
侯倡率之使知尊中國故詩幹不庭方以佐戎辟又奄
受北國因以其伯吾夫子列之大雅者蓋以周室中微
至是見周之盛典所謂大雅者抑別有深旨而莫可識
乎大雅之詩多太平之樂事與詩人之名言耳

江漢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
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
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漢

之許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
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
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爾圭
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
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
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是詩之不可知者幽厲尚都豐鎬非若平王之遷洛也
自洛指淮固已遠矣自豐鎬指江漢地勢隔闊可勝言
哉首章再言淮夷序詩者遂以為伐淮夷說者因若謂

言言卷第一
淮即江漢辨其淮之南北然亦與名詩之旨不相入曾
不思詩人之旨也淮與江固相近漢水安在哉此猶說
小雅之鼓鐘謂幽王作淫樂於淮曾不思幽王荒于色
未嘗出豐鎬而南也說此詩又益甚焉蓋詩之名江漢
者指南國之地勢爲言四月之詩謂滔滔江漢南國之
紀凡言南國多言江漢者地勢之最著者也召南亦以
漢廣名詩故此詩首二章皆以江漢喻武夫其三章曰
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則其指地勢以明武夫固圍之功
明矣詩之六章未嘗有出師征伐之辭如常武也所指

召公之祖則召康公佐文武基命日闢國百里之初也
欲召穆公纂其祖業以振起於幽厲渙散不屬之後諄
諄以召祖爲言者詩人之大旨也首章先言淮夷者非
爲淮夷也按淮夷自武王崩之後挾三監武庚以危周
周公知其罪不在淮夷殺武庚管蔡待天下太平乃始
東伐淮夷遂踐奄而不及淮夷伯禽封魯之初淮夷尚
爲魯患聖人無所忿疾知不足爲國家患至宣王中興
國勢旣強未嘗用師而淮夷自來而有淮夷來求淮夷
來鋪且明言其匪安匪遊匪安匪舒則出車建旗非往

言言卷第十一
三十一
伐矣宣王得待夷狄之道自昔不服之夷皆自來臣服
詩人是以歌之仲尼是以列之大雅以明其一統也常
武之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之辭則此詩以地
勢言固圉可知矣四章所謂無言予小子其指何人耶
上言天命召虎則無言之辭王命也予小子若宣王自
謂之辭無以我為小子不足與有為汝當自以似其祖
為功肇敏爾之功自今以始也詩人之辭當以意逆五
六兩章君臣相孚之情也以文德終之有帝舜服有苗
之風焉

常武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
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
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赫
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
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
如虢虎鋪敦淮潰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
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綿綿翼翼不
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

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是二詩無出師致伐之辭惟常武則嘗征徐矣不待師臨其國而徐自來服也若江漢則師亦不及淮夷之境矣二詩所以爲大雅而常武所以次江漢者又名詩以義起詩辭不及也序釋其名詩之義耳詩辭無常武之義故朱氏有召穆公特名其篇之說詩皆武事也首章王命卿士之辭天子將以六師討戎六卿盡行王召六卿而命之曰昔南仲大祖爲大師皇父以整我六師脩戎備者豈若元戎乎既能敬戒以幸惠邦人矣尹氏之

爲世卿王使將王命命程伯休父以治兵率彼淮浦循淮而往悉師以行無留與處者三事者即周官之三事大臣也書曰三事暨大夫周人之名官皆然立政作三事孔氏謂天地人之三事亦通觀三章四章五章之辭整堂堂之陳以臨徐國實未嘗交鋒也命皇父爲大師程伯休父將兵兵師之政舉皇威遠暢不必征伐而遠夷自服此可以常武之道也截彼淮浦王師之所則王師所駐可以截淮夷徐方相挺之勢二寇不得相通則二國之難易平矣王猶允塞者不用智謀也名正辭順

詩言卷第十一
三十一
大義在我醜虜之心自折不待師臨其國而徐方來迎
矣故曰徐方既同四方既平淮夷已滅徐之勢孤遂款
于庭徐之誠服無復反側宣王不肯窮兵竟爲班師焉
此與前詩同二詩王者之師也常武止以程伯休父治
行師之律耳兵不交鋒背叛盡平惟宣王得與文武並
焉詩之名以常武者其以義起歟若謂武不可廢常當
振舉如敵在境有事用之則無不震懼而成功可保此
王奮厥武所以爲可常也歟

瞻卬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
其瘳醜賊蠢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又有土田
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
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折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
維婦寺鞠人伎忒諧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
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釐織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
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去亡邦國殄
瘁天之降罔維其優美人之去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

其幾夫人之去士心之悲夫膚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
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
忝皇祖式救爾後

幽王之變雅四十有二吾夫子於變雅之中獨取二詩
列於此不與變小雅參焉其旨宜大特於二詩未易可
知耳詩之刺褒似者多矣是詩何如其大也所謂大者
必有萬世不易之法義理之卓然者而後可以爲大今
詩之所戒與他詩若未甚遠詳而求之其戒用婦言者
不以智哲爲可怨惟哲婦爲尤可戒婦而以智哲稱此

亡國敗家之定理故歸之於天之降厲焉其立言之要
則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梟逆類周公之指叛逆也
長舌厲階過於天之降亂併以官寺並言焉又若謂官
必依婦以行之者也世主之顛倒錯亂如戕賊如網罟
其端皆自婦始也哲婦而懿者猶若此彼美而生龍蛇
者又若之何詩人悉諉之於天者無可救藥者也聖人
欲示萬世大戒不使一毫開哲婦干政之漸此其異於
他詩者也四章之言忮惑讒譖者必然之勢也所謂女
德無極婦怨無終者即此之豈曰不極伊胡爲慝也如

言說卷第十一
賈得三倍之利其心豈有止極哉惟君子識察其然但以蠶織役其心使自以為樂更弃蠶織則何隱而不為哉武王雖以無晨為戒皆言其無惟此詩為深切也五六兩章皆以人之去亡為辭指幽王之必亡者也五章辭旨隱微隨字為訓何由通貫刺亦有責義神繼而言同此義也謂天何其譴責之甚也神何不厚責哉天神交謫而禍亂不輕矣始捨大狄之將迫而在我諸臣自相疾忌内外交變矣王之不吊不祥見於容儀者何其不善也詩人斷之曰王之喪亡固宜邦國自此殄絕凋

瘁矣六章乃言其憂詩記所編毛鄭蘇說為得七章憂國雖切不忘忠愛檻泉之出甚微乃遽至於深藐藐昊天言天道廣大無不可鞏固之理王但不忝爾祖庶幾救汝之後人耳由是知大戎驪山之禍詩人先知若是其明也

召旻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瘕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天降罪罟蝨賊內訌昏椽靡共潰潰回遘實靖夷我邦臯臯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如彼歲

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維昔之富不
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䟽斯裨胡不自替職兄斯引池
之竭矣不亡自頻泉之竭矣不亡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
引不裁我躬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
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名詩與小旻相近而詩辭莫有同者焉惟回適與潰為
同耳小旻大抵言謀猶之紊未至於喪亂也此詩之喪
亂逼矣序以閔言旻異於小雅何哉召旻之列於大雅
莫可知也又繫之召公雖卒章以召公闢國為言亦莫

明其所以大也自分陝至共和召公固專任國事况穆
公以其子免宣王於難而訖以中興其用師於淮夷江
漢又皆召公所統之疆域今也日蹙國百里而周遂將
滅焉仲尼惜周世之盛而至於斯將以見周家盛衰之
變故列之大雅乎小旻之謀猶回適潰亂有喪亂之兆
耳此詩之作勢將紛矣其禍亂之已成乎君臣懵不自
知也日疾威日篤降喪不復可為矣飢之病我至於民
之流亡居者內地圉者外地皆荒虛矣不待大戎之來
周已不能國矣三章卓詘之辭不可臆為之解王氏之

言言卷第十一
說大抵是已兢兢業業非兢兢於治國也憂畏於禍亂
甚久而不得寧處也我位將貶損諸侯多不朝事夫二
章謂禍自內致國之內治已壞故言蠱賊內訌夷靖二
字雖非禍亂之辭然昏祿回譎固壞亂之象矣曷能嘉
靖哉實靖夷我邦夷猶陵夷之夷靖如王氏之意可也
四章言卒荒之實也民如草莽無一事不潰亂矣五章
言昔富盛如彼今之喪亂如此甚言其禍亂之亟也彼
䟽斯輝指當時用事之人本䟽遠也本穉穉也以䟽遠
之人衷穉穉之質豈應近執國柄貴寵而竊國哉胡

不自視其然廢退而替去况以久居其位主此事如此
其長也曾不顧禍亂之及乎六章謂本末交耗也池涸
水者也池水之竭不言自外之不入泉自地湧者也泉
水之竭不言自內不生矣見其竭既不原其所自但言
禍亂之爲害溥溥如此主此禍者如此其大也不但裁
我之身而已所謂至死不悟者也詩人於是乃以理斷
之曰昔文武之初召康輔相今彼之䟽穉者固位不去
彼與茲對言境土日蹙孰得孰失不難知也再言維今
之人哀其無知之至此極也不尚有舊者亦不復知有

舊日召公之事矣是可哀也已矣瞻卬召旻之係於大
雅者在瞻卬則言國事內壞卒有固國之道在召旻則
言君臣內蔽當有保國之人非徒爲憂畏而已吾夫子
當周之衰哀文武之大業而受亘古所無之禍以萬國
之主取而殺之如狐兔腐鼠然又厲王后而去之宮室
宗廟荒爲茂草原所以致禍者非天也厲王之罪薄幽
王之惡大也觀變雅之旨周之自亡固已久矣非申侯
犬戎之罪召旻之作犬戎之禍未形乃曰日蹙國百里
豈當時所謂戎成介狄者已侵削疆土若當元祐之初
諸賢能明其義大聲疾呼如變小雅之怨惻精切當時
固未若幽王之荒禍潰亂尚有可救者焉然當時小人
之得志則盡如詩人所形容之情矣

詩說卷第十一

詩說卷第十一

詩說卷第十二

信安劉克學

清廟

周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
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周頌三十一詩似皆樂章也三百篇雖皆可歌然周禮
籥章所掌函詩函雅函頌鄭氏謂皆在七月之詩詩亦
分而三之此其被之金石者也若周頌之辭旨音韻真
樂章矣當制作大備之時以其事奏其詩非特人歌之

金石絲竹皆得而譜焉者也故頌之辭皆以簡直精誠
爲主况清廟兩言時夏非爲樂章乎周頌之序與詩意
不相異其樂工之所記與商頌十二篇所存者五似止
是人之所歌非若周頌也吾夫子即周之樂章取而存
之於詩使百世得以通習焉於穆二辭似形容清廟之
容與成王祭祀之敬顯如書之不顯哉文王謨承如書
之不承哉武王烈兼言武王也秉文之德專言文王也
清廟之祀文武並列獨言秉文之德者尊無二上也於
穆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同辭頌文王之德與天同也

惟此二字所以尊文王

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
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此詩似是宗祀文王配上帝之時非廟中之樂也中庸
純亦不已所謂配也中庸合純與不已爲一文王即天
也溢我者文王也篤之者成王也收之若近於書大誥
所謂假受休畢圖功攸終之意駿惠若二義尊大之也
詩以天命名詩若謂周之興天實啓之是以生此文王

而王業遂益隆也篤以行言其義似亦淺矣

維清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廟曰清廟此詩又曰維清推本文王之聖專以清言其天得一以清乎文王之配于天惟此義足以當之禋祀以肇於祀文王呂成公之說窒矣似若此詩以成王爲主能緝熙文王之典肇始禋祀故迄周有成如武成之成所以爲周家之福

烈文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此豈燕諸侯之樂因其來助祭而燕享之而戒勅之辭有維王其崇之之辭王成王也烈者功烈也友邦諸侯宜有功利烈文者能致治也以二者待諸侯也以其來助祭故詩名以烈文爲辭卒以前王爲辭使之不忘繼序其皇之繼承循序以美前日之功於不可忘

天作

言言卷第十二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美文王康之彼徂美岐有夷之
行子孫保之

詩人以作字名詩作興也興周於遷岐者雖大王也有
天命焉實始翦商者天命也故以是詩專歸之天繼言
彼作美岐者周之始遷此人之所作也當作此詩之時
周又再遷矣故曰彼徂美去岐而作豐美成王之時在
豐不在岐也毛鄭以夷爲易可也詩言大王及文王也
文王未遷豐之時也觀孟子言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
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
文王亦以治岐聞於天下皆平夷之事也似若文王生
於岐周西夷之人也有西夷大樸未散之風豈有代商
之心哉尚有夷之行最爲周之至德天自興之爾其事
不出乎畎畝周家世篤之也

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
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是詩殆莫可知以爲祀天地而不言天借曰尊事之至
不敢指言又非及嚴恭寅畏與降福照臨之辭似若宗

言言卷之三
祀文王之詩故言受命基命者也此非學者所敢臆也
又若天下太平禮樂大備之際方作洛之時周召猶曰
王厥有成命是作洛之時周家未敢以成命自居今言
成命告成於神其在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其時蓋相近
也惟欲其盡心於有常而後能安定也蓋畏天之薦不
容自安之意

我將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
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名詩之義何哉借曰祀文王似不應以己爲主也似若
省牲養牲卜牲在滌三月之時所以致謹致嚴之意故
以維羊維牛爲首辭也不敢指言天祇以儀式刑文王
祀天之典法庶幾上天佑助使天下安靖非以己當天
之福惟福文王而爲之歆饗焉至敬之辭也故其名詩
非以己能饗天將者猶未祭而致其敬也託諸文王以
爲感格之本故卒章始言畏天而幸其可保若是則名
詩之旨似亦近焉似不必謂頌皆爲樂章也

時邁

詩言卷第十二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
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是詩似若兩章自明昭有周而後諸侯事也始之震疊
以禮法繩之而非威武也是以櫜戢以明周之本心焉
使諸侯尚德被之於時夏而後信人君之能保爾國也

執競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臯自彼成康奄有
四方斤斤其明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

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詩言其競有此武功也以執競專歸之武王明武王之
有天下也烈大也而武王所以成大功者在於多
上帝之所美也雖以功定天下其顯曰斤斤者皆德也
書曰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
稱德謂武功本明德所致非以兵也此詩似燕諸侯受
福於祀事之後故有醉飽之辭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
夏鄭氏引呂叔玉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繁多也遏止
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穰穰簡簡來反

思文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周家郊祀后稷以配天蓋謂民生所以能立皆本於后稷為之極焉極猶井幹屋危也猶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也生民之誕降嘉種而不及麥訓以字之從牟為義耳豈別有義春秋書麥苗傳言食新皆以麥為重豈成熟於萬物生育最足以濟民之饑乎所謂思文者猶堯之文思耶謚法以文為尤大惟此詩與時邁為周公所作

殆見二詩皆有時夏之辭爾然自清廟以來非周公不能有此詩

臣工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畚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庠乃錢鎛奄觀銍艾

序詩者以何辭證其為諸侯乎詩辭無一字相近似也此止是戒勅周之臣工如遂人遂大夫縣正里宰之屬使之修稼穡之工事爾周家專以重農為政若周禮籥

章凡國祈年于田祖歌幽雅擊土鼓樂田畷所歌之詩
乎務農重穀是已來牟與思文同辭幾於祈穀矣

此詩亦猶今世之勸農故有命我衆人之辭古
者私田稼不善則非吏是以如此諄諄也再用嗟嗟之
辭先言臣工又言保介皆教之意

噫嘻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
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當太平盛時縱非樂章亦非歎所也後世如元結作中

興頌言祿山之禍首亦曰噫嘻前朝則可也豈後世以
此二字若後世嗟嘆之辭遂以此釋之爾歎有二有歎
美之辭此非嗟嗟臣工之比也名詩之義莫可知已似
恐是古今語音不同詳此詩是登進其民勸以耕耨之
詩噫嘻若嗷咻其民之意周王與其民相唯諾故有是
辭言成周之王甚親昵爾民也昭假固當如朱氏之言
也如不泥其辭以詩意涵泳之迨是昭臨爾民登進而
告之使爾農相率協力以興於農無此疆彼界爾

振鷺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
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此詩之所歌爲燕歎抑爲助祭歎助祭在周廟無所
用詩也若燕二王之後序有遺矣是詩與有客同宜
別而二之也豈有客所以尊微子歟代殷後二王又爲
誰之後哉其陳杞乎是三恪也商之子孫聖人不臣其
先代之後故亦以我客爲言言彼此猶稱殷士也不奪
其念商之本心也在彼在此位有所別無惡斃則一之矣

豐年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
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有瞽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磬
祝圉旣備乃奏簫管備舉嚶嚶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
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詩曰在周之庭序曰合乎祖夫合大樂於祖廟而奏之
在周之庭肄習之所也奏旣備則必在宗廟之中先祖
是聽矣使瞽者在周之庭爲宗廟之重也此名詩之旨

與特合祖之辭義亦窒

潜

猗與溱沮潜有多魚省鱸有鮪鯨鯢鯉以享以祀以介

景福

詩以潜與溱沮並言潜亦水名也毛氏訓潜爲糝孔援
孫炎謂積柴養魚就有考據曷爲與溱沮並言按禹貢
導渭會豐過溱沮入于河梁州之地沱潜既道又云浮
潜逾沔入于渭亂于河則潜水固與渭相通亦與溱沮
相近安知詩人謂潜有多魚非潜之水乎似不必衍而

爲積柴之說也且於辭爲順

雝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
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
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魯論八佾所言於禘祭所奏之樂也有來雝雝在廟門
外之容故曰至止肅肅則有來爲未至矣聖人之取義
皆取其未用誠之積爾如易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不得以旣薦爲義所以然者禘者祭之尤大者貴其誠

之至重之於廟門之外不特在廟也亦猶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豈特於施其敬而後以為言也
載見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儻革有鷁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宇純嘏

味詩之辭亦有始見于武王廟之旨何為而始見乎蓋武王之克商寘君而去之庶商諸侯臣服于商者宜未朝于周也自大誥黜商之後天下一統庶商諸侯同於

作洛見士于周固宜始見于周廟而名以載見也其朝覲于周求所以為典章者而奉承之嗣王乃率諸侯以見祖廟自烈文辟公以下若前者烈文辟公之詩同所以待之者如友邦諸侯亦以烈文辟公為辭見周之待之者無間於異代也所謂昭文章者明於制度順少長別威儀也亦書同文之義

有客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

降福孔夷

微子有盛德為三仁之首書再以名篇惟微子一人是
 以不於振鷺而專有是詩焉有客之辭于再于三不
 曰我客者作賓于王家者也特淫威二字詩書所無若
 非成周君臣之語如以微子有盛德之容威如威鳳之
 威意甚純直以敦琢其旅言之則其威容盛矣然又若
 聖人之旨自有深遠而不自滿者武王之克商也本無
 取之之心是以立武庚而去之使庶商之諸侯自往朝
 服焉迨武庚以三監叛將以讎周長亂無已將浸淫波
 蕩周公用師作大誥以黜殷使歸於一統然後以微子
 代殷後天下始盡為周其非文武周公之本心故常懷
 不滿焉故於告微子之辭自謂黜殷之舉為用威之過
 亦宜然也

武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
 遏劉耆是爾功

大武武王之樂也異於文王矣周之樂不敢以文王為
 名乃謂其本於武王也他詩皆言本於文王此詩獨言

本於武王不滿者也蓋與前詩既有淫威之辭同旨所欲自著其過用之失以彰文武之本心且明其不容已之勢以示萬世也非周公疇克至此使後之言樂者知此固以武之未盡善爲周不滿當以名樂之詩見文武周公至德之所以爲大歎觀書至此安得不三歎

閔予小子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觀遭家不造嬛嬛在疚之言是成王始除武王之喪而朝于祖廟者也自視眇躬之可閔而出繼大統故思慕武王而念文王若祖考陟降之在其尸庭也皇王宜以文王有聲之辭爲據成王纂繼其序而不敢忘也始見祖廟故不應他及

訪落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成王初即政始見祖廟不敢自安是以有訪落小毖之詩以資諸故老大臣也落亦有始之意言率循武王之道其道之悠遠艾猶已也猶未知所終也將予就之若以我就此則又有泮渙之勢此所謂多難也庭皆以直爲訓可也然紹庭若繼承於家庭上下陟降厥家非家庭而何如在武王之側見堯於羹墻之意宜以武王之休而保明我身也

敬之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

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字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此詩與小毖似若君臣燕樂之詩敬之則臣之戒君小毖則君之資臣也羣臣以天道可畏陟降不違常所照臨維予小子者故老指成王而言謂其聰明不開則莫能敬也惟學問以開明之故必大有所肩任示我以至顯之德則足以當天所監也

小毖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荈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翬拚飛

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誌以謹慎為義經所同也似不應以小為言成王即政之初未嘗更事自以我不足以任天下也其所謹誌者甚微非若老成世臣能誌謹天命也詩謂有所懲創而後誌則亦未大也莽亦猶相當之意特無援證爾李所引莽去不逮甚切然皆若擾亂之狀蜂無可使之理莫以我撓擾蜂聚而致其所螫也桃蟲如訓箋可也是以小力而任大也故有未堪多難之辭詩之蓼皆以辛苦為義謝宣遠詩取肇允翻飛為實義固非可以經律之

也

載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嘏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縣縣其麋載穫濟濟有實登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丞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飴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詩皆言農事而獨以芟名詩披荆棘草萊以立田畝之

意周頌惟此爲最詳首末若七月之詩特不及時令耳
似若不可以爲樂章豈天子躬耕時所歌以祭而或被
金石乎與良耜皆相似是以繼列之焉

良耜

畎畝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
及筥其饒伊黍其笠伊糾其鍤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
黍稷茂止穫之挈挈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
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將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
續古之人

此詩次第甚明自耕種至耘自茂至實自穫至積畝田
畷之樂乎

絲衣

絲衣其紆載弁俶俶自堂徂基自羊徂牛羸豨及羸兕觥
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李适仲援引詳備詩記大抵因之如此詩之削去高子
之辭其於明經得矣故不容不併削李之辨後學亦當
知此之義所以有此辭者其大較或若是耳

酌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美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躋躋
王之造載用有嗣實惟爾允師

以詩序求之若既成大武之樂未用之郊廟朝廷之所
肄習閱試者耶以卒章之句求之橫渠謂周公既沒成
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者似有此義也允師亦猶洛誥
作周孚先之意然亦無養天下之辭詩記併此辭削之
誠有見矣遵養時晦似若文王此詩爲武王言何也泰
誓早有一年會于孟津觀政于商至十有三年師渡孟
津孔子以一月戊午書之明周之正朔如此此豈時純

熙美之謂乎施及成王故有我龍受之辭以信於天下
後世

栢

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解栢栢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方
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據詩序則栢爲二義詩辭止以栢爲武之威爾何以言
志哉用武之威不徒禁暴止戈能致天心之格豐年之
應猶君奭之書所謂昭武王丕單稱德此所以爲武之
威也

賚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其封國之詩歟其因魯論周有太賚善人是富遂據以爲此序耶抑兼錫命羣臣以爲言也詩凡兩繹思宜相應而云以周之天命爲可繹也惟在侯國武王伐殷非友邦而會者八百國天下歸周固宜諸侯受命于周也受命于周宜於周廟故以周之天命爲言况當時大封同姓五十三國武王之母弟八人五叔無官見於左傳

祝子魚之言抑當時諸侯會伐周因其舊而封之若柳子厚封建之說故於周廟冊命之耶方與天下惟公豈以伐紂之功而封之哉亦非示天下以惟新之道也

般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

望祀山川皆以周爲之言謂禮以國行者也示周之一統天下也書之武成告于名山大川曰俾濟兆民無作神羞故勝殷之後致報於神耶特名詩之義則莫可知

以般樂爲訓固爲近之似非聖賢處心之道况傳之樂章乎按易屯之初九剛柔始交爻辭乃曰盤桓利居貞利建侯武王勝殷之初巡行方岳遂依以起義其巡守望秩以觀民風盤旋雍容於撫萬邦巡侯甸之意乎姑存之以俟知者

魯頌

魯自伯禽至于定哀凡二十五世其間豈無賢侯惠公之先孝公仲山甫言於宣王王命爲侯伯在位二十有七年然則伯禽孝公未嘗有頌也僖公非有加於二祖

也而頌聲迭作據詩序季孫行父請命于周按左氏傳行父卒於襄公之五年初不以壽聞姑以上壽七十歲準之遡其日月當僖公薨之年纔十有餘歲乃能舉自古未有之典請于天子出於諸卿之右而又以賢動於王朝也耶此序者之妄也閔之詩辭卒章曰奚斯所作以左氏閔二年共仲之死由於奚斯請命不獲而哭以逼之者也謂其作閔宮可也然詩之上下文皆言木工之事豈匠氏之名字與公子魚適相同乎要亦未可準閔宮之詩大抵襲用二雅之言若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蓋綿之詩所不敢及也作是詩者其幾於雅矣吾天子所裁正非其實有所見深中於理則必刪之矣學詩者不容以臆見爲準者其皆出於史克之筆與否及以駟爲頌之首其義安在閔宮之殿於魯頌何說皆當深思而詳求之也閔宮泮水借曰用民力以時不書於春秋三十三年間乃無一辭見於左氏之傳亦所不可解即詩以求詩儻能知其詩之旨而不以序亂焉其度越於羣儒多矣又安可以過求哉按書序言淮夷之叛最多凡書伐者皆不再見淮夷之叛自成王之位至其末年

伐管蔡之後惟蔡仲率德改行而再封之管叔武庚之祚絕矣淮夷之伐在封蔡之後成王四征時已滅之矣是又一淮夷也故周官之序以滅淮夷書之于時周公成王皆在位也竊意淮夷之叛而據周公之封土至滅淮夷而復之是之謂復周公之宇也自僖公至昭公四年会于申而淮夷與焉蓋與於中國之會矣序詩者止聞僖公之賢遂歸美之而非指實也若然則服淮夷伯禽之功在未滅淮夷之前甚明

駟

魯頌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驕有皇有驪有黃以車
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
騅有駟有騂有騄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駟駟牡馬
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驪有駟有雒以車繹繹思無
斲思馬斯作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
驪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魯頌以駟爲首今是詩特以馬之富夸之耳不及僖公
之美也惟斷句言其思耳思羨辭也美果安在乎魯自
莊閔以來不以德稱二公閔闔不修幾於亡國禍幾及

身序詩者之妄亦猶謂文姜齊女賢而不取而無大國
之助同一繆耳此四詩之辭旨甚類小雅後世耳目所
聞但謂僖公之賢非莊閔以下所及而魯先公之詩悉
舉而歸之於僖况頌辭多言富強之盛亦非魯之叔世
所宜有也借曰有之曾不少見於春秋之經傳而漫以
虛辭夸之何哉駟之辭斷句曰思馬斯才思馬斯作思
馬斯徂大抵言其蕃庶耳有駟之名詩亦同意詳味其
旨又似周之盛際不但以蕃庶爲言而已又按左氏傳
僖公立之五年齊威公會諸侯于首止以定世子鄭之

言言卷第一
位自是大盟會僖公皆與焉二十餘年大叔之亂晉文
逆王而殺大叔再朝于王所者僖公也然則魯僖公於
襄王首末之功如此可以作頌使果有請天子亦將許
之矣當僖公之在位也齊之霸方盛中國之勢正強魯
有強臣之禍共仲亂內其君再弑哀姜見殺僖公以賢
聞於諸侯力足討亂成哀姜之終其閔兩見書於經穀
梁謂其有志於民享國最久其敗莒滅項入杞取濟西
田不但從威文於會伐而已若似富強倔強於諸夏者
而不見於詩何耶據閔宮詩辭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

侯于魯大啓土宇爲周室輔乃命魯侯錫之山川奄有
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皆初封
國之辭此必在成王未征弗庭之前周官之書未作淮
夷未滅也安有在僖公時魯建國數百年始作此辭哉
考之春秋魯昭四年夏楚淮夷十三國會于申其秋楚
淮夷伐吳則淮夷爲楚之與國矣于時吳正強乃從楚
徃伐蓋能爲國而又少強矣當僖公之十三年桓公會
諸侯于鹹左氏謂淮夷病杞故然則僖公之淮夷非徐
戎並興之淮夷也但能病杞非能爲魯病也至昭公時

列於楚之會又佐楚伐吳大抵非向之淮夷明矣抑淮
之山谷其民自爲聚落禹書之作時九州之不馴化者
皆以夷目之矣

有駉

有駉有駉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
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有駉有駉彼乘牡夙夜在公
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有駉
有駉彼乘駒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
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此詩復以馬言之何歟繼駟而爲義旨猶駟也自魯侯
誠心之積至於育物之盛則立國之道著矣公之厚其
臣如馬之蕃富也臣之事其君如鷺之潔白也然後可
以燕樂言也首章曰在公明明二章曰在公飲酒三章
則燕矣詩之始以勤而終以樂者惟魯君爾豈非勤敏
之所積歟是以卒章曰自今以始歲其有言有感於天
也曰有穀貽孫子言其澤乎人也斯所以爲頌歟殆幾
於小雅之時焉

泮水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曾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枝枝鸞聲
噦噦無尔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曾侯戾止
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
泮水薄采其茹曾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
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穆穆曾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
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明明曾侯
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
如臯陶在泮獻囚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
南丞丞嘗誓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訕在泮獻功角弓其觶束

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數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
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憬
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教化先務也二詩之後乃及焉以其身言之則施諸人
者爲可後矣夫以士之游於泮水而樂之焉則教已形
於人心矣前三章皆以薄采爲辭其幾與風乎舞雩詠
而歸同意一章言其情也二章言其化也三章言其立
國之勢也自是而後專以頌曾爲辭四章以德五章以
功六章人才之盛七章武備之脩八章以淮夷之功歸

之泮宮也周室淮夷之梗魯自伯禽始封以淮夷徐戎並興東郊爲之不開伯禽克淮夷雖不經見此章乃詳之八章之言淮夷者四終於獻琛則始不爲患其猶文王之伐崇退修教而遂降耶若僖公時何嘗有淮夷之寇其出師成功春秋安得而削之此詩稱魯侯亦指魯之先公之辭是詩或魯之先公之頌序妄指爲僖公爾味其辭旨既克淮夷豈頌禱也古之爲國者凡民之事皆起於井田凡在國之事皆起於學校學校者群其國之士以共謀吾國之政事也是以泮水之詩魯之政事

兵戎皆在焉四詩之辭皆與大小雅相近伯禽之詩可知也

閟宮

閟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稷種稷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續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續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

言言卷第十二
三十五
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旣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包歲羹邊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朱英綠縵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綬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眉與試俾爾昌而

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旣多受祉黃髮兒齒徂徠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是詩爲廟姜嫄而作顯然也姜嫄高辛氏世妃也是生

后稷周之郊祀后稷常典不可紊故於魯立姜嫄廟所謂闕宮者未可盡信也禮記謂賜之以重祭者祭姜嫄爾魯之有闕宮非可以常禮言也以帝嚳之妃后稷之母顧可降而用諸侯之禮樂乎魯之用天子禮樂重祭而已併用之於周公之廟則魯禮之未失也是以吾夫子譏禘郊而於周無譏焉果如成王賜之則仲尼未嘗有譏之之微言也魯之浸失其本者不知禮爾魯不可以二王後爲準也魯之所以郊者仲春祈穀之郊非報本之郊也惟宣三年成七年僭用建子月若襄公七年

十一年皆用四月祈穀之郊也仲尼既歿諸儒之議雜然而起自以爲明禮之大分而不悟其知之未審也且魯之所以得頌者闕宮也故是詩王道之統紀立國之本原皆在焉其不專爲魯其明廟在於魯而不廟於周然則頌不得爲周作亦不得列於周頌吾夫子繫之於魯而不以爲魯頌之首者明其非魯事也凡頌者皆頌一代之美非爲一人頌也如駟泮水有駟安知其非魯之先公乎伐淮夷荒徐宅豈僖公之事說者亦妄以爲僖公皆由序詩者誤之也又如膺戎狄懲荆舒孟子

明以爲周公說者尚演而屬之僖公詩序之誤後學大抵如此自后稷封邰之後至不窋失國矣自公劉遷豳而後周始基其樂歌豳籥豳雅豳頌周公之七月召公之公劉非不推言其本今周頌無一語及焉禮之大典萬世共由不得而干也以姜嫄廟之於魯以闕宮不首於魯頌皆吾天子用道之大者子思所謂道之隆汙無所失道者也一章廟姜嫄之本始也二章周之所以興也三章魯公之封異於他國者也四章魯之所以承周公之澤也壽胥與試猶三壽作朋試其力之進退也五

章魯之所以爲國如四履之境也淮夷來同者同於伯禽伐淮夷之日也六章之保有其國七章期魯侯之福此二章其爲魯公言之歟臣子之於君自宜爾無溢美也無諛辭也爲卒章新闕宮張本爾若使僖公旣修魯廟至文公十三年而大室之屋何爲遽壞也哉然詩人之爲此詩其果出於史克乎以其詩辭言之發明祕義亦非史氏之所能及如以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皆有特見幾於周公衛武公之辭使魯之史能爲此詩他無一辭見於

魯國何也吾夫子亦未嘗少旌別之蓋詩人之辭其等
甚高聖人以其義理所出不但謂之良史而已况武王
謂先生建邦啓王指后稷而言是周之追王已以至舉
師類禡告名山大川之時稱王素矣大王之仁聲仁聞
誠足以肇基王迹天監代商莫若周自是之後商無賢
王以微子之聖又不克立詩人不以伐商本之武王而
以剪商本之大王不以剪商言之周頌而以剪商繫之
魯頌此廟姜嫄之旨也易於隨之上六曰王用亨于西
山於升之六四王用亨于岐山人心之所以隨王業之

所升皆本大王言之凡此皆斷自聖心非他人所能與
也

商頌

那

商頌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行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
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
穆穆厥聲庸鼓有斲萬舞有奕我有嘉賓亦不夷憚自古
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序謂正考甫得商頌似未可盡信豈謂正考父爲先聖

言言卷第二
二十六
之祖所以推本之歟然則那為商頌之首何也抑託諸
正考父乎那之名詩莫可知也訓以多為義其果然乎
似若濩樂之助音耶若楚詞之此而始末異爾其詩亦
簡直比周頌則少繁大抵皆樂事其於立國紀德不在
此詩也且其制樂以置鼓為殷制詩皆以鼓發其義乃
曰依我磬聲其所主者其以磬為重歟以鼓為重歟虞
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堯之所自執者也似若
樂之主於磬者常法也以那名詩首日置我鞀鼓奏鼓
簡簡又曰鞀鼓淵淵又曰庸鼓有愾然則濩樂以鞀鼓

為重審矣豈依磬聲者樂之常法鞀鼓者商樂之制歟
詩辭則以鼓與管依磬而不以磬依鼓也鼓磬不可並
奏也卒章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則與烈祖祀中宗之詩
同固不必言然則是詩三言湯孫其在太甲之朝若在
湯則未有此詩也抑外丙仲壬之際至太甲乃有禮樂
之制而思成若後世之廟號耶鄭氏於思成二字發之
甚詳且援記以為證

烈祖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酌賚我

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駸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
黃耆無疆約軼錯衡八鸞鷁鷁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
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享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
將

是詩與那皆以列祖爲言特此詩以列祖發語爾二詩
皆言列祖前詩爲成湯此詩爲中宗遽異其人何哉祖
之與宗廟號不可紊也大戊爲商之中宗祖有功而宗
有德今以中宗爲列祖是混之也玄鳥之言祀高宗鄭
氏謂肇域彼四海殷受命咸宜豈所以稱武丁者哉序

詩者旣以那爲祀成湯故於中宗高宗各繫以詩不問
其合與否也周公之稱中宗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本
其桑穀之祥爲敬德之本其德之大未有加焉是以爲
商之中宗詩略無此意則失其大者矣要是商頌皆商
世所作之樂歌祭於商廟者也惟玄鳥若武丁之後繼
世之時所作爾似是總頌一代之美與立國之意世守
之德非可專歸之一人儻若商頌十二篇皆存序詩者
皆得以徧及後世學者皆得以傳會之矣

玄鳥

言言卷第十二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韜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負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武丁朝諸侯有天下是詩皆朝諸侯之事其追言成湯固宜然也特以玄鳥名詩推本於契其必有深旨玄鳥之生育惟訓詁謂玄鳥至而生契其說甚正蓋玄鳥巢於人之室不在野也因其至之時而契始生或群至而

為祥乎是鳥也最為知時唐詩人謂戊日燕重來以仲春之戊而至以秋之戊而去焉鴻鴈相避始至而農事起既去而農功休農事國之本也烈祖之詩有豐年穰穰之辭不但是周以農為重也故以玄鳥名歟今詳詩旨專以疆土為言曰殷土芒芒曰正域彼四方奄有九有曰龍旂十乘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詩意自小乙之時商業中微自仲丁以來九世爭立諸侯不朝盤庚之後商復衰焉武丁朝諸侯有天下復湯之舊疆土遂一故詩人推本於商之始興故曰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一詩之辭專言諸侯而不他及也鄭氏謂武丁因雉雉而脩德殷道復興然則詩以玄鳥名篇推本於契武丁以雉雉復興而朝諸侯皆以類求興國之禎祥也與

長發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員既長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相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

競不絀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尾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不竦百祿是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蘂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宗廟之制不同殷則禘於三時周則秋禘而已五年一禘禘雖小於禘大於四時爾雅云大祭者禘夏正郊天亦曰禘夏殷四時之祭夏祭亦曰禘周宗廟之制五年一禘殷制其亦然乎序詩者所謂大禘者用周制耶殷

制亦如之耶序固非可準也然禘其祖之所自出推言
生契之始僅曰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是也詩名以長
發者謂長發其祥在此而已其間有禹敷洪水之辭自
古之言疆土者鮮有不推本於禹者也詩人原其興之
之時以疆土爲言二章謂契之敷教達乎天下相土繼
之相土因陶唐之火正閔伯居商上而祀大火相土因
之者也至湯而天命歸焉詩辭直曰小國大國與四五
言小球大球小共大共其異文耶抑各有旨也四章五
章皆以受小受大爲首皆諸侯也要是形容湯之得諸

侯誕告萬方之意四章湯之待諸侯五章諸侯之安於
湯也六章始言伐夏豈未伐夏之前諸侯之歸已者若
是其衆歟孟子謂湯征自葛始得諸侯之盛惟此詩見
之若在書則伐夏之後誕告萬方耳似若湯已受命誥
萬方之後推本肇造至於伐桀而天命定矣卒章止爲
商之興由於伊尹伊尹天之所畀以他書觀之湯之革
命悉出於伊尹一詩之辭皆推明王業之始興與成湯
之肇造終歸於伊尹之佐命也其合祭之時推明王業
以享其祖廟乎姑據詩辭以玩其義可也商之歌詩惟

見於此非若周詩之盛也

殷武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深入其阻哀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栟有挺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詩以國名未有前比若謂頌高宗似不應以武丁專一代之事按書自盤庚始遷于殷自此以前皆稱商此以後始稱殷然則以殷武名詩其在盤庚之後歟後世思高宗中興之功而詩以頌之謂朝諸侯有天下武丁之功故以殷武名詩詩中猶指商爲言不以武丁專美于商商者自成湯至于帝乙者也武丁中興在詩曰伐荆楚在易曰伐鬼方武功如此商頌推尊先代之功皆以武言曰武湯曰武王以武名詩其爲卒章寢廟發歟荆州在江漢間疆域廣矣楚自周始封能繹爲國以其地

考之三苗所居之地也當時雖未必為叛國其不朝事于殷而往伐之焉故二章以氏羗律之三章之後一統之勢也以稼穡為歲事所以重農猶有虞咨十二牧食哉惟時之義歟

詩說卷第十二終

蘇州閶門外洞涇橋西
吳青霞齋刊刷印

家君所著詩說每篇條列諸家解而繫已意於後其所纂輯家數視東萊詩記加詳亦互有去取又以詩記所編朱解乃文公初筆其晚年詩解成時呂成公已下世更別為目繫於朱曰之次若全以鈔梓未易遽

集坦浸迫終更日力有限茲且以
家君已說與書說對刊仍錄全本之
副于學宮或補為完書以泐後學則
有望於將來之師儒淳祐六年人日
迪功郎郴州州學教授劉坦百拜
書于直舍

余嘗讀劉氏父子詩說序跋深有慨於解經經亡而
況詩之託物致意情旨幽遠千百載下欲尋其意緒
之宛曲劉氏以詩序無名氏確準猶不敢信固無論
後之作者矣惟其如是故後之作者疏通證明足以
羽翼經傳其說不可不存而諸家聚訟亦在所不免
劉氏纂輯每篇條例諸家解而繫己意於後示不敢
去取也余所藏宋本劉氏詩說卽傳是樓藏本頗以
殘缺爲憾幸鈕君樹玉借得嘉興錢氏鈔本始獲第
二卷然第九第十兩卷尚缺倘欲求其全書而方刊

既屬不可必之事則時光淹忽并此殘卷聽其浮沈
而散佚可乎既得夢廬第二卷卽倩孫廣文保安影
寫并第二卷亦仿宋本寫之重爲開雕楮尾吳匏菴
先生題識用禿豪作兩短行更得顧孝廉震摹其筆
意付梓存之此書頓還舊觀余與夢廬兩家收藏之
苦心稍得布於士林或由此以廣其傳竟得全璧則
又他日之厚望也夫道光八年戊子十二月三日長
洲汪士鐘謹跋



宋槧劉克詩說舊藏徐氏傳是樓缺第二第九第十
計三卷竹垞先生經義攷所載即是本也嘉慶庚辰
初夏從昭文張氏傳抄本借錄其副道光元年辛巳
秋日復從郡城陳氏假得舊抄本只存第一至第六
六卷而宋槧本所缺第二卷在焉因急倩林君芳椒
錄之宋槧本經每行二十二字說每行二十一字中
間間有損益一二字者舊抄本經二十二字說二十
一字無損益日月章說內第三行首缺五字又第六
行缺一字不敢任意增減一遵舊抄本補入尚缺第

九第十兩卷他時倘得延津之合以成全璧真蕪林
快事也嘉興錢天樹識於味夢軒中時白露前三日

間開本館蓋一二字亦書本館二十二字
六卷不字藥本而錄二卷亦為同意前林氏卷六
林日對對唯漸漸九對對書本只錄第一至第六
本頁對對文聚九對本對繪其幅畫夫云半半
信三卷對對夫主對對如而薄明吳本也嘉興
宋華隆支結給書齋餘九對吳對對第二卷第十

